

藝槩

敘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尚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卽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槩乎皆嘗有聞太史公數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卽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

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

同治癸酉仲春興化劉熙載融齋自敘

藝槩目錄

卷六

經義槩

藝概卷一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文槩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秖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託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槩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雜揚子雲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爲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爲尚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

衆美彙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爲元凱下一注脚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

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卻尚有許多元氣在

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偏重以肯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嘽緩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認當知

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是也不勝者反此

觀指覩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

處亦有竊裁疏漏處讀者宜別而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爲春秋尚讀之證

左氏尚禮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義故正

公羊堂廡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廡更大於公羊

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語少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瞻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攷工公穀

檀弓誠慤頎至攷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纏緜悽愴與三年問皆爲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託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駁在讀者自辨之

耳

家語好處可卽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簡雅有節

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脃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儁者每不雄雄者每不儁國策乃雄而儁

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荆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杜詩義鶻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鶻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沖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儘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貫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時乎荀子矯世之枉

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之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須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志也爲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爲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
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
者疑為於此於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
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清深其實清深中正復有優
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閒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手
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子桓稱屈原優游
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裏卻儘有分數彼固自謂猖
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之

莊子寓眞於誕寓實於元於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鷽鳩斥鴳是爲斷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爲關鍵者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注何處直至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豫爲此處翻轉地耳

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鳥知非鵬之

學爲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攷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爲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詼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抱法國策是獨闢法左傳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莊

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槩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爲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爲莊子所宗本其辭之詖詭時或甚於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尙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沙而不溺役之而不爲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文家於莊列外喜稱楞嚴淨名二經識者知二經乃似

關尹子而不近莊列益一經筆法有前無卻莊列俱有曲致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鑒之也至其書大端之得失太史公業已言之

管子用法術而本源未爲失正如上服度則六親多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此等語豈申韓所能道

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箇自家在內後世爲文者於彼於此左顧右盼以求當衆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爲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於其原委窮之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爲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

何大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經生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羣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鼂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鍊字句其識議非賈鼂比也

鼂家令趙營平皆深於籌策之文趙取處其事不必其奇也鼂取切於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於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於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撥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

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焉則夾敘夾議於諸法
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為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
記言之強左為史則噍殺強史為左則嘽緩惟與時
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
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於敘伯夷列傳發之而史
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言利處寓貶於襃
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真際而襲

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疎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
疎蕩有奇氣於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
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
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
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主意於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
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

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爲太史公得其辭者爲司馬長卿長

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

史公爲尚

學無所不闚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

也

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

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

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

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
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
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覯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
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於
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於歌舞戰鬭悉取其意與法以爲
草書其祕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爲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

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大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
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
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
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
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
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
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譊置辯於

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惻惻說經卻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去不遠辭矣

揚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元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揚子法言有些意意盡專已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爲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予因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

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揚子雲之言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已也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余謂子雲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於雄所自述亦可見其梗槩矣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味已是東京然
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蘇子由稱太史公疎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
而思靡疎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

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
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
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
然無害爲各自成家

王充論衡獨抒已見思力絕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
不掩其卓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元深重其書即韓
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於其本性篇也

濟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並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仲長統深取崔寔政論謂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按政論所言王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爲治之常法哉而統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論參霸政之法術枸悅申鑒明古聖王之仁義悅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爲後世法戒寔言孝宣優於孝文意在矯衰漢之弊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遒文壯節於漢季得兩人焉孔文舉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陳孔璋文爲建安之傑然惜非其倫比

孔北海文雖體屬駢麗然卓犖遒亮令人想見其爲人唐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

鄭康成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

漢魏之間文滅其質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采不豔然彼豔者如實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謂幹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謂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駁其氣亦雍容靜穆非有養不能至焉

徐幹中論說道理俱正而實審大臣篇極推荀卿而不

取遊說之士考僞篇以求名爲聖人之至禁其指豨
可見矣魏文稱其含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
益爲得之然偉長豈以是言增重哉
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晁公武讀
書志謂其高簡有法可見義法二字爲史家之要
晉元康中范頵等上表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
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壽是史家體本不
同文質豈容並論
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覈事
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固亦當心折
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

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辭隱秀殊未盡之

陶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為難也

史家學識當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嘗自言恥作文士文然其史筆於文士纖雜之見往往振刷不盡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袞蹤於賈誼班范兩家宗派於此別矣

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

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

劉勰新論體出於韓非子說林及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其中格言如慎獨篇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二語六朝時幾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以知記者之所得矣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途亦然

荀子言法後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節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為學派而一切議論因

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亥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為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

陸宣公文貫本親用既非腐儒之迂疏亦異雜霸之功利於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

陸宣公奏議許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於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

儒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餘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後世進言多學宣公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於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係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並言可

見

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爲溫醇意

蓋隱合

說理論事涉於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

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

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埽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

遏蔽掩在當時眞爲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註脚有二曰正曰眞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

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傪見李習之復性書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處

論文或專尙指歸或專尙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爲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於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

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雲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於韓文遇之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澹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昌黎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爲作文用也觀所爲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會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尙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勦襲古人之說以爲已有也只識見議論落於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著於一偏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謂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

廉之欲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益專指其一體而言

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儘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爲耗也易知矜之爲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迴也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爲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丘記云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鍊神鍊氣爲上半截事以鍊字鍊句爲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後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係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

文莫貴於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於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愼其實柳州論文之旨於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

昌黎屢稱子雲柳子厚於法言嘗爲之注今觀兩家文

脩辭鍊字皆有得於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奥如二公殆各有會心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鶡冠子等篇後人或因此謂一切之文精密槩出韓上誤矣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爲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爲偉特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

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與態而其全見矣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

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宗李多於宗韓者宋文也

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

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於中說爲近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
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
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
怪怪奇奇祇以自嬉者

或問持正文於揚子雲何如曰辭近太元理猶未及法
言問較李元賓之何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
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
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

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兩進策於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覓利害於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廣明時詔書謂孫樵有揚馬之文樵與高錫望書自稱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則詔所云馬者殆亦指史遷非相如耶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學楚辭尤有深致哀湘竹下

清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李習之與陸傪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今觀伯長所爲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仲塗一矣

尹師魯爲古文先於歐公歐公稱其文簡而有法且謂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蓋師魯亦深於春秋也

文正爲撰文集序嘗言之錢文僖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尹歐皆爲作記歐記凡數千言而尹祇用五百字歐服其簡古是亦簡而有法之一證也

范文正貶饒州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其爲國重賢如此而於文正所爲岳陽樓記則曰傳奇體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學振起當時也

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爲多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於已不言無以懲於世情

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
歐文往往似此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
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習之
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翺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
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所尙益可見矣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
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歐之奇
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
遠乎

蘇老泉廷董許鼂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鼂廷董於董無損許鼂恐鼂不服也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脩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較短也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蘇老泉云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

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槩以純詣律之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備論

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柁未嘗不定視放言而不中權者異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亦美言之信言可採學者偏於美言歎賞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為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
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用也大蘇文有之

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
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蓋其過人處在能
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
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耶

歐文優游有餘蘇文昭晰無疑

介甫之文長於埽東坡之文長於生埽故高生故贍

東坡之文工而易觀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
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余謂百世之文總可以奇穩兩字判之

王震南豐集序云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序內卻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爲善學劉向與

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

文卽肖子固之爲人矣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至歐曾則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較之韓若有胷宗禮卑之別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則其學之所幾與學之過當俱可見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爲崇觀間舉子所宗說見郡齋讀書後志觀介甫上人書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
爲作文之本意是則解孟亦豈無意於文乎

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
詒末俗之句實乃心鄉往之

曾子固稱介甫文學不減揚雄而介甫詠揚雄亦云千
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息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
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

介甫文兼似荀揚荀好爲其矯揚好爲其難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
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不以訾譽爲棄取正如
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

半山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埽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謝疊山評荆公文曰筆力簡而健余謂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矯且振之

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荆公遊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

余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並見於此

介甫文於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剗去不用此其長也

至於上智之所見亦剝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余謂介甫之文洵異於尙辭巧華矣特未思免於此弊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半山文其猶藥乎治病可以致生養生或反致病

半山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惻嗚咽語語自肺腑中流出他文卻未能本此意擴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壎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尙非其極也東坡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詣卓具見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譏嘗麥牟然其於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禮

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論歐公爲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亦可見其崖略矣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裏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爲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奥者之爲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

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此其得力尚須問耶

陳龍川嘗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於執迹以求履憲也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敘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任不得不覺恍

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駮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徵破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紬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荆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繫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為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後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尚難字棘句此乃大誤
欲爲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極精奧斯能託寓萬物
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
蓋難備論郁離子最爲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
實用

儒學史學元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
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元學本易莊
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塗弗越此
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文
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

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幹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爲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於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於莊子者乎

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

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爲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揚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數語可見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

磨滅如攷工記是也梁書蕭子雲傳載其著晉史至
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
實事求是之意
易繫傳謂易其心而後語揚子雲謂言爲心聲可知言
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爲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
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己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己志者已志其有以別於人乎曰只
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爲尚豈天下之大千古
之遠絕無同己者哉

聖人之情見乎辭爲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感在已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爲匠文之宜尙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之無窮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徒然也爲文者苟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爲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爲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

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
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
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文貫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為理耳答李翊書云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鑑
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
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
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

通意蓋悉本昌黎

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爭翕聚僨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此辭字大抵已包理事於其中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者乎

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繫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禮曰不辭費無大過也

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

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尙體要乎

言辭者必兼及音節音節不外諧與拗淺者但知諧之是取不知當拗而拗拗亦諧也不當諧而諧諧亦拗也

書法二字見左傳爲文家言法之始莊子寓言篇曰言而當法晁公武稱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韓昌黎謂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歐陽永叔稱尹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具見法之宜講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然則文法之變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惟文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

始中終不已備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後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後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汙

文心雕龍謂貫一爲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迹爲尚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抛鍼擲綫也

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鍼擲綫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

文章之道斡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爲性情墨爲形質使
墨之從筆如雲濤之從風斯無施不可矣

一語爲千萬語所託命是爲筆頭上擔得千鈞然此一
語正不在大聲以色蓋往往有以輕運重者

客筆主意主筆客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
遊河北序皆是此訣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
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言義法之始也

長於理則言有物長於法則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
何不實於理法求之

文之尙理法者不大勝亦不大敗尙才氣者非大勝則

大敗觀漢程不識李廣唐李勣薛萬徹之爲將可見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

於古人上神宗皇帝書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

故事蓋法高於意則用法意高於法則用意用意正

其神明於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

時之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

大書特書牽連得書敘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擴不窮

敘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氣有寓識無寓則如偶人矣

敘事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也主意定則先此者爲先經

後此者爲後經依此者爲依經錯此者爲錯經

敘事有特敘有類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有連敘有截敘有豫敘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惟能綫索在手則錯綜變化惟吾所施

敘事要有尺寸有斤兩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論事調諧敘事調澀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論入敘故覺諧多澀少也

史莫要於表微無論紀事纂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為人作傳必人已之間同弗是異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實

傳中敘事或敘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敘其無致

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與時位而稱量以出之

劉彥和謂羣論立名始於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後世謂之其實過矣周官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

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有俊傑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其斯為俊傑也與

論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視失入其猶愈乎
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愼與立法同
論是非所以定從違也從違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
人多事多難徧論借一論之一索引千鈞是何關係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
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論不貴强下斷語蓋有置此舉彼從容叙述而本事之
理已曲到無遺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余謂有不
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當矣

敘事要有法然無識則法亦虛論事要有識然無法則識亦晦

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於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辭觀展喜犒師公使受命於展禽可見矣若出於一人而亦曰辭命則以主意爲命以達其意者爲辭義亦可通

辭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卻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辭蓋因時適變自有許多衡量在也

辭命亦祇敘事議論二者而已觀左傳中辭命可見

辭命體推之即可爲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辭乃所以重其實也

陳壽上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曰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晉書李密傳中語略與之同辭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領氣象而已本領欲其大而深氣象欲其純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宗類二字於文之體用包括殆盡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於主腦而主腦有純駁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文之所尙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誌銘云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書有不書書之事顯不書之意微矣

文有爲處有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爲我獨云云者謂之做左傳史記兼用之

作見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作見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艱深正是淺陋繁博正是寒儉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

白賁占於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無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欲者信勝美

文尚華者日落尚實者日茂其類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已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於易則古之言近於禮治古之言近於春秋

文貴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蓋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與眞而於形模求古所貴於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文心雕龍以隱秀二字論文推闡甚精其云晦塞非隱雕削非秀更爲善防流弊

言外無窮者茂也言內畢足者密也漢文茂如西京密如東京

多用事與不用事者各有其弊善文者滿紙用事未嘗不空諸所有滿紙不用事未嘗不包諸所有

善書者點畫微而意態自足點畫大而氣體不累文之沈著飄逸當準是觀之

治勝亂至治勝治至治之氣象皡皡而已文或秩然有

條而轍迹未泯更當躋而上之

詞述古義箴砭末俗文之正變即二者可以別之

文有四時莊子獨寐寤言時也孟子獨明而治時也離騷風雨如晦時也國策飲食有訟時也

文有仰視有俯視有平視仰視者其言恭俯視者其言慈平視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窮貶亦易選懦

文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爲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脩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尚體要乃言厎可績非先王之法

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後語

文家得力處人不能識如東坡表忠觀碑王荆公問坐客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是也用力處人不能解如歐陽公欲作文先誦史記日者傳是也

易繫傳物相雜故曰文國語物一無文徐鍇說文通論强弱相成剛柔相形故於文人乂爲文朱子語錄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離去便不成文矣爲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後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不若仍用外傳作註曰物一無文

國語言物一無文後人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盍一乃

文之眞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筆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筆對詩言者蓋言志之謂詩述事之謂筆也其實筆本對口談而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淸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觀此而筆之所以命名者見矣然昌黎於筆多稱文如謂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是也